

仕途 蝉蜕 小说四篇 朝夕之间 公务员之死 人命关天 宦海沉浮 老实人的圈套 麦香远去
仕途 蝉蜕 小说四篇 朝夕之间 公务员之死 人命关天 宦海沉浮 老实人的圈套 麦香远去



◎王跃文等著

途

S H I T U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王跃文等著

- 仕途
- 朝夕之间
- 人命关天
- 老实人的圈套
- 宦海沉浮
- 远去的麦香
- 县长夫人
- 一顿温柔

仕途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仕途/王跃文等著;金在胜编选. 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
2004.4

ISBN 7-5404-3287-X

I. 仕… II. ①王… ②金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23724 号

仕途

王跃文 等著

金在胜 编选

责任编辑:汤亚竹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大道2号 邮编:410014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(北)印刷

*

200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3.125

字数:329,000 印数:1—12,000

ISBN 7-5404-3287-X

I·2068 定价:22.00元

若有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

目 录

- 1 仕途 若 水
- 47 朝夕之间 王跃文
- 106 人命关天 戴雁军
- 182 老实人的圈套 李治邦
- 216 宦海沉浮 子 牛
- 271 远去的麦香 王新军
- 346 县长夫人 刘明恒
- 390 一顿温柔 津子围





仕 途

■ 若 水

韩雨亭从师范学校出来，就调到县委宣传部搞通讯报道，一搞就是八年。不是记者，干的是记者工作。是记者，也不从属哪一家。上下都熟，左右都通。写报道，也写报告写汇报写简报，在省里，韩雨亭这个名字是很响的。他的名气，是创造了“工作后进并非宣传报道不能先进”的榜样。有个什么事，他一下子就捅到县委书记那里了。县委书记有个什么事，也就直接找到他，没有中间环节的。有时是县委书记的小车开到雨亭家门口，喊声“雨亭，走”，就把雨亭带走了，或是去开个什么会，或是去搞个什么调查。雨亭坐在县委书记的小车里，挺得意的，他就咀嚼着什么叫“无冕之王”。

得意是得意，宣传部长对雨亭的要求也高，不要他写那些子“萝卜丝”、“豆腐干”、“火柴盒”之类的小块东西。部长说那不是他写的，那是业余通讯员写的。部长要他拿出“拳头产品”，上省报头条，或是上头版。部长还找财政要了三万块钱，作为新闻报道基金，重奖上省报头条、上人民日报、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的稿子。雨亭当然是频频得奖。他表面是欢欢喜喜，心里头却是苦不堪言。工作上不去，报道怎么好上去呢？他是硬支撑着，也不好对人明说，只有一法，那就是“想点子找例子”。妻子曲颖笑他是“背靴找脚”。也是亏了他的，譬如一般人说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，他就说“新官上任

仕 途





三瓢水”，写某新官对某些过热的事情泼冷水，保持头脑清醒。又譬如一般人说“胳膊弯朝里拐”，他就说“胳膊要朝‘理’拐”，写某人坚持真理，不搞不正之风。再譬如他写县委书记张波转变作风，就先想了个题：《从张书记到张同志到老张》。一看题，就知道张书记逐渐跟群众打成一片的过程。只要点子好，不愁找不到例子，哪个人一生不做几件事情呢。他在业余通讯员培训班上讲课，就不这么说，说是在事实的基础上，寻找一种合适的角度。雨亭命名为“角度思维”。他举例说，客厅里放着一个痰盂，一般人就想到痰盂是吐痰的不是？假如想一想，那痰盂好漂亮好漂亮，把它当成客厅里一种雅致的摆设行不行？再进一步想，痰盂为什么一定要当痰盂用呢？那痰盂是单位发的，装猪油，或香麻油，有什么不行呢？他以此说明寻找一个新鲜的别致的角度，是为了深入反映事物的本质。有通讯员就说，我懂了，比如“双眼皮”，大家都说好看，我就说是皮肤折皱。比如脸上的“酒窝”，大家也说很美，我就说是肌肉下陷。大家就哄笑。笑归笑，照雨亭说的去做，上稿率也确实高些。

雨亭也是挺自由的，没人管他，他也不管别人。想写就写，想休息就休息，时间都是他的。麻将是不打的，扑克牌也是不摸的，他就读了些子书。有天他读到一部小说，小说里的一个小故事，就把他震撼了。那故事说，从前有个国王，他的一只眼是瞎的，一条腿是跛的。有一天他就召来三个画师，要他们给他画像，对他们说，不准美化，画得真实有奖，否则，格杀勿论。第一个画师想，说“不准美化”，说说而已，怎么喜欢看到自己那丑八怪的样法呢？就把国王画得很美，国王就把他杀了。第二个画师吸取同伴的教训，就照国王真实的样子画了，国王也把他杀了，没有说明理由。第三个画师就动了点脑筋，他画国王正在打猎，面对一只大老虎，国王依着一块石头，那条跛腿就跪在石头上，那只瞎眼就闭着，那只好眼就





瞄准老虎作射击状。画面既生动，也真实，于是这个滑头画师就得了大奖。雨亭就觉得自己就象那个滑头画师，太伤心了。他的所谓“角度思维”理论，不过就是那个画师的滑头。后来的解脱，是他看到他的师范学校的同桌同学写了一部小说，他就想，我何不写写小说呢？做作文，那家伙还不如我，他能写小说，我就不能？就试着写了一篇，写的就是他搞通讯报道的体验，题目叫《笔笔笔》。运气也还是不错的，一写就成了。发表在一个边远的文学刊物上，县里的人不容易见到的，寄来的样刊，他也不示人，因为写得很真实，很容易让县里的人对号入座和坐着对号，麻烦。

雨亭估量了一下自己的前途。搞报道的人，大约有三条路可走，一是从政，二是当作家，三是当名记者。当名记者也不太可能。中国能出其他名人，中国就出不了名记者。从政也不想。他熟悉那些当官的，忙开会，忙讲话，忙表态，忙接待，忙扯皮，忙调解。无事忙，有事也忙。忙得有益也忙，忙得无益也忙。自己不能是自己，没意思。当作家倒是他想走的一条路。作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只要自己有感受，不像搞报道，写谁不写谁，都让人家有意见。作家怕什么？写的是小说，这里的鼻子，那里的眼睛，是恶人，就写他被枪毙。是好人，就写走好运。好人虽然遭磨难，好运离好人总不会是很远的。晚上雨亭跟曲颖躺在一个被子里，雨亭就把他的想法讲给曲颖听了。

曲颖说，想得美。

雨亭说，不行吗？

曲颖又说，想得美。

雨亭说，什么意思嘛？

曲颖还是说，想得美。

雨亭觉着曲颖象个哲学家。

雨亭没想到，县里领导人并不需要小说，只需要宣传报

仕 途





道。县长县委书记碰到雨亭就说，这些时怎么没看到东西呀伙计？他们巴不得省报天天有县里的头版头条。还有那些分管着某个部门工作的副县长副书记们，见了他的面，这个说，关于经济的报道少了。那个说，关于党建的报道少了。这个说，关于法制的报道少了。那个说，关于计划生育的报道少了。这个这样说，那个那样说，他们还能说出哪个方面的报道只有哪些篇数。分管农业的书记也能说出关于农业的报道跟去年同期相比，少报道了多少篇，减少了多少个百分比。常委会上，还专门议到这个事，县委张书记就直截了当的问宣传部长，雨亭是不是转移了目标？宣传部长一时还没听懂，问“什么转移了目标”？张书记说，听说在写小说，没有像原先那样把心思用在宣传报道上，是不是？宣传部长不好说是，也不好说不是，只是含含糊糊的说“不太清楚”。张书记要部长好生找雨亭谈谈。宣传部长回到部里，就跟雨亭谈了。

部长说，其实，我也还是想给你打掩护的，但有没有我们县里的稿子见报，这是个硬东西，我也瞒不过的，不是我想要说你，是县委书记发话了，我也不能不说。你看，雨亭同志，我还作得有记录的。

说着，部长就要把自己的笔记本翻给雨亭看。雨亭忙说“不必不必”，部长还是翻给他看了，他装作看，也不在意。

部长说，写小说也不是个什么坏事，只是要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。

雨亭说，怎么处理呢？

部长说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自己知道。

雨亭说，我只知道我想写小说的时候就写小说，想写报道的时候就写报道！

部长有些火了，说，你怎么能这样说？

雨亭说，我怎么不能这样说？

部长有些吃惊，说，你怎么变了？变成这样？





雨亭冷笑说，我真是庆幸自己有变！

部长的脸上有些挂不住，还是忍了，也谈不下去。部长说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！就离开了办公室，出门碰到宣传部副部长吕新要进门，就把吕新拉到大会议室，随手把门一关，说了他找雨亭谈话的事，建议开个组织生活会，就这个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吕新说，他也没犯个什么错误，就是顶了你两句，慢后再找他谈谈，不就是了？部长望着吕新，有些不解的说，怎么就是为顶了我两句呢？县委对报道的重视，也是对我们宣传工作的重视，我们怎么能无动于衷？吕新说，要开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开。吕新就说出种种理由，组织生活会才没开成。

雨亭回到家里，跟曲颖说，我今天把宣传部长给得罪了。曲颖说，你怎么要去得罪他？人家对你挺好的。雨亭说，好什么呀好！曲颖说，那你就是不凭良心了，在你入党的问题上，人家哪样对待你！雨亭就说，别提别提！提起来就好笑的！那个过程我还没讲给你听的，算了，不说了，我不想败坏我党的声誉！曲颖就笑说，你口里的话！雨亭说，我说给你听可得，莫外传。曲颖就说，什么秘密，我不听！雨亭就还是说了。

当初他写了好几次入党申请书，也没人理他，他就问吕新，吕新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是笑说，你接受考验就是了。他就要没有信心了。有一天，部长突然召集党员会，谁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部长说，这个会突然得一点，其实也不突然。部长指着雨亭说，我们也让雨亭同志参加了，我们今天就是解决的问题。雨亭开始也糊涂，他想，解决我的什么问题呢？部长接着说，雨亭同志写过好多次入党申请的，是不是？雨亭心里就猛的一跳，心想，就是解决我这个问题呀。部长说，我们今天就在这个支部大会上定下来好了，我事先也没来得及跟一些同志商量，但这个事是明摆着的：雨亭同志一直是很不错的，在报道工作上有重大贡献，积极向上，又有股子钻劲，这是现





在三十几岁的人当中很难得的，我们不吸收这样的同志入党吸收谁？大家就表个态，看行不行，同时也给我们的雨亭同志提提意见，对他严格要求，让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。雨亭同志也要把这作为新起点，雨亭同志也要表个态，你们说呢？

大家就你望我，我望你。这事太突然了，大家沉默了好半天，部长催着大家发言，大家还是沉默。末后是部长点着吕新的名，要吕新先说。吕新是支部副书记，曾几次提请部长讨论雨亭的事，部长不是推说忙，就是推说再考验考验，吕新也只有干着急。这回要解决雨亭的事又这么突然，吕新也实在弄不明白这前因后果。他对雨亭很看重，也不想让雨亭失去这个机会，但也不能不把一些子话挑明，于是就说，部长说到雨亭同志的情况，我很赞同。至于说到这次会就解决他的问题，我也理解这良好愿望，我只是想，是不是要把程序搞对。部长刚才说了，我们今天是支部大会，我们表决同意了雨亭同志入党，他的党龄就应当从今天算起，那么在这以前的手续呢？调查材料呢？填写的表格呢？入党介绍人呢？支部意见呢？吕新还没说完，部长就接过话说，我懂了，那就这样吧，明天就派人出去调查，明天让雨亭同志填表，不不不，不等明天，等会散会了，就给他填，填了就按程序办就是。吕新说，这样可是可得，也还有一个问题。部长说，又是什么问题？吕新说，填表的时间应是在调查材料之前，调查材料应是在支部大会之前，而我们什么都还没搞好，就开这个举手表决的支部大会，这个事就不经讲了，多少年之后查起来，雨亭同志就是个假党员了。我们要对他本人负责，也要对组织负责。部长说，这好办，把今天开会的时间挪后，把填表、调查材料的时间挪前，不就行了？

曲颖忍不住说，这不成了儿戏呀？

雨亭说，还谈呢！你看，我就是那样入的党，就那样成了党员！





曲颖说，别人都没说什么呀？

雨亭说，别人怎么好说呢？部长已经说了，哪个还敢当面说他不是？背后还不是说得哄哄的！不过也不是针对我，都觉得我是该入党，不该是这个搞法。他们在会上当着我的面，也只有那样算了。

曲颖就笑雨亭是个突击入党的假党员，也还说雨亭拿话顶部长是愚蠢的行为。雨亭不服，说，我怎么愚蠢？曲颖说，你去顶他做什么事呢？他说你就听着，只管不作声，别人也不会把你当猪卖了。脚手长在你身上，你觉着怎么好就是怎么好，你想写小说，就闷着写你的小说，你硬是要对他有个宣言呀？有话装在心里，说了没用不说，说了反而坏事，弄得你招架都招架不过来的，你还能有心思坐下来做你的事呀？再说你有多少小说在哪里呢？发了那么一篇，就在那里张牙舞爪的起来，就好像你是个多么了不得的作家，何况不是，即便是，也要含着点子哩。你还不觉得你愚蠢，还不愚蠢到地头！

几句话把雨亭说得有些脸红。曲颖笑说，莫红脸。雨亭就遮掩说，我红什么脸哩，你说得对我就照你的办。曲颖笑说，不过总归是个红脸汉子就是。雨亭笑说，又打又摸呀？曲颖说，我是在打你呀？雨亭说，你是在摸我好吧？他把这个“摸”字说得特别重。曲颖就说，还摸你哩，想不想！

无论做什么事，只要是能够成事的，都是自己顶翻了压在头上的许多石头。刚搞报道的时候，雨亭一个月能在省报上发十多条消息。有人就说，那都是些子小玩意，能代表个什么水平？他就朝“大块头”进军，写长篇通讯，写调查报告，一发就是几千字。有人就说，不能光写大的，也还是要写小的，不耻于小，统计上稿率，也还是要篇数去顶的。他后来就去试写些议论之类的东西。有人就说，通讯报道组又不是什么理论研究所，报道组正规的还是要搞报道，要配合县委的工作，那些理论文章能看出是写的什么地方？是写的谁？现在雨亭想写小

仕途





说，又是这这那那的说他，他才不管那些子混帐话呢，他走他的路。不过他还是听从了曲颖说的，改变了一下策略，悄悄的写小说。他也绝口不在人面前谈小说的事。别人谈，他不接话。在办公室里，宁可跟大家一起神聊胡吹，不把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有时他就借机溜走，溜回家写个几页，哪怕是写个几行也好，爬格子就得这样爬的。不天天爬爬，心里也就不踏实。

每个月的十五号是宣传部的例会，全体人员都是要参加的。那天雨亭是凌晨三点钟起来的，起来就写，写得兴奋了，吃了早饭还接着写。宣传部那边在等人开会，有两三个人还没来，部长偏问起雨亭说，韩雨亭同志呢？办公室的小伍说，还没来。部长说，又是在家里写小说。他是自言自语说的，对雨亭的不满大家都感觉到了，就没人接话了。小伍也失悔，不该接话，所以又说，还有几个人没来哩。部长左右一望，对坐在他旁边的小伍说，时海怎么也没来？是不是昨晚打麻将打晚了，今早起不来？小伍说，他才不打麻将哩。理论科长张兴接话说，时海麻将是不打的，时海早上起不来是跟老婆媚多了。大家就笑。因为时海的老婆是小伍。部长说，小伍同志你也是的，你不喊喊他。小伍脸红红的说，你们都瞎说，他一早就出来了的，连早饭都不是在家里吃的。大家就又笑。

吕新趁大家说笑，起身就走出会议室，到走廊里，打开自行车的锁，蹬车就出了县委大院，去了雨亭的家里。雨亭住在曲颖的单位宿舍，有好大一截路。吕新就猛蹬车，熟人跟他打招呼也顾不得应声。到了雨亭家门口，他还没下自行车，就“雨亭雨亭”的喊。雨亭听见是他的喊声，开门说，你怎么来了？吕新说，今天开会你忘了？雨亭一拍头说，哎呀，我还以为今天是星期天哩。吕新就说，快去吧，我先走，你随后就来。吕新转身就蹬车走了。他回到会议室的时候，大家还在说笑。不一会雨亭来了，吕新就故意说，韩雨亭，我以为你忘了





今天的会呢。雨亭会意，便说，怎么会忘呢，我是有意迟点来的，宣传部的会什么时候按时开了的？这也是实情。雨亭明显的刺了一下部长，部长没作声。等人到齐了，部长就说，现在开会了，同志们。先说会风。刚才韩雨亭同志也说了，宣传部开会，总不能按时，这倒是个事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原因。我在家里的时间不多，我的时间不能由我作主，都是由县委那边安排，机关的事由吕新同志全面负责，这个早就明确了。部长就一箭射到吕新身上，又面对吕新说，我说吕新同志，你不可以放任这个事情的。他又扫视着大家说，每个同志也要自觉，这是个机关作风问题，这是个人素质问题。这个事我等会子还要讲的，因为县委最近开了一个会，就是专门强调机关作风的，就是说，机关作风要好生整顿。有的同志在位不在岗，卖肉不守案，和尚不撞钟。上班时间过了好半天，有的同志姗姗来迟。来了之后，又是三两个人一邀，出去过早，到了上午十点钟，有的同志还慢慢啃着油饼，才进办公室。下班时间还没到，好多人就溜了，像什么话呢？每个同志都要从我做起，当你说别人的时候，你就要想：我呢？我做得怎么样呢？说到这里，部长快速望了雨亭一眼，就接着说，这点，我等会子传达常委会精神的时候，还要详细讲的，同志们不能不认真对待。

部长有一个习惯，喜欢以“同志”相称，以显其正规，严肃。会开了三个多小时，一直是他一个人在“正规、严肃”的讲，有人统计他就用了一千三百一十五个“同志”和“同志们”。中午下班的时间也过了，他还在“同志”、“同志们”。好不容易讲完了，就问吕新同志有什么要讲的，吕新说没有。部长又点着问宣传科长时海同志、理论科长张兴同志、秘书科长苏涛同志有不有要说的，他们也说“没有”。部长又扫视着全体同志问，同志们呢？同志们也都说“没有”。大家齐刷刷的声音又叫大家发笑。部长就说了句“同志们就按说的办”，





才散会了。只听一阵起身推凳子的声音，没人言语。雨亭就笑说，部长，你弄得我中午不能按时回家，我老婆也要批评我的家风不正呀。部长也就笑笑说，你就那么怕老婆呀？那我给你写个证明，是我们开会开晚了。大家才有说有笑的走出了会议室。

在走廊里，宣传科长时海突然记起说，雨亭，我还差点忘了。说着，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稿费单说，是我经手签的字，要提成。雨亭说，提成提成。雨亭还没接过来，就被秘书科长苏涛拿过去看了看。理论科长张兴说，多少？苏涛说，八十八块！张兴说，好吉利的数字，请客请客。又问，这是哪篇稿子？雨亭只一笑，不想说。时海代答，是前些时在省报上发的个头版头条，关于“小鱼鼓大泡”的。又故意大声说，这不能不服气呀！他是冲着部长说的，部长听到了，也不能不接话，就说，什么不能不服气呀？时海就说，雨亭又上了个头版头条，来了八十八块钱的稿费。部长说，什么时候上的？时海说，前些天。部长说，我还以为是今天的报纸哩。雨亭就忍不住说，部长倒是没以为省报是我们宣传部办的哩！

时海原想为雨亭张扬一下，证明雨亭仍是在用心搞宣传报道，哪知引出雨亭一句这么冲的话，怕雨亭又跟部长对峙起来，就把雨亭护出了办公大楼。雨亭看到有人回家了，就说，走哇，不是说了么？我请客！张兴说，说得好玩的。雨亭就说，我是来真的。有些人还是走了，苏涛张兴时海几个人跟雨亭一样，也都是住在大院外面，出了大院，还要跟雨亭同一段路。雨亭说，那就我们这几个人吧。几个人都说“不必”，雨亭说，这又不是吃公家的，是吃私人的。张兴笑说，那你恰恰说错了，现在要吃，哪个不是吃公家的？雨亭说，我这也不是从我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的。我请吃，你们还不，我求你们什么不成？时海就说，好吧，我们成全他。小伍说，只有你！时海说，只有我什么啦？多有几个像我这样的人，这个世界怕是





多些祥云瑞气哩。小伍说，不跟你说，我要回去。雨亭说，你也不能走，一起去。小伍说，我们家有一个作代表不就行了？雨亭说，不行不行，没有个女的不热闹。小伍就笑说，我们儿子还在家等我做饭哩。雨亭说，把儿子也叫来，人情做上头，请就请你们全家。又说，一定去把你儿子叫来，我们等着。小伍还在说“不不不”，时海说，依他依他。小伍也知道雨亭这个人，挺干脆的，也不好再推辞，就去把儿子叫了来。路上又碰到在省委党校学习的宣传科干事明守先，也被雨亭叫上了，就一起去了太白酒楼。点菜的时候，小伍对雨亭说，怎么不把曲颖叫来？就有几个人附和说，去叫来去叫来。雨亭说，算了吧，说不定她已经吃了。小伍说，吃了不吃了，去叫来就是。时海说，你去叫，我是叫不来的。小伍就起身去了，不一会曲颖也就跟小伍一起来了。曲颖一来就笑说，得亏我也是回去晚了。时海说，那就正好，来坐，坐。曲颖就跟小伍坐在一起。酒菜上桌了，雨亭拿着筷子说，请，诸位。时海说，你剪彩。雨亭说，你宣传科长剪彩。时海对张兴说，那你理论科长剪彩，理论作指导么。张兴说，我看就由苏涛剪彩吧，在部里，秘书科最有权，给我们个福利什么的，还不是由苏科长在部长面前一句言语？你剪彩！苏科长说，我看还是由雨亭剪彩，宣传报道是我们宣传部最能显示宣传成果的工作，给我们的宣传工作带来很大知名度！小伍小声对曲颖说，我们吃菜，我们不跟他们去扯。小伍和曲颖就同时朝菜碗里伸了筷子。几个男人就笑说，啊哈，我们还让来让去，结果是让她们两个剪了。明守先就讲笑话，从前，有个孕妇怀身大肚三年了，还没有生下来，就到医院去开刀，是一对双胞胎。医生就问，你们两个怎么三年了也还不出来呢？双胞胎说他们在讲礼性，一个说“你先出去”，另一个也说“你先出去”，一讲礼性就讲了三年。几个人听了就笑，笑着喝酒吃菜，吃菜喝酒。明守先对雨亭举杯说，韩老师，敬你一杯。雨亭说，我不会喝酒你不知





道？明守先说，你表示一下，我喝干。说着，他就一口干了。

明守先原是跟雨亭一起搞宣传报道的，跟雨亭差不多年纪，对雨亭也还是很尊敬的，老师前老师后的叫。韩老师也不愧韩老师，帮他出点子，帮他改稿，一年才能上个几篇。嘴巴上还行，笔头子不行，后来就不叫他搞报道。他当了宣传干事倒是能发挥他嘴巴的功能。明守先又在叫着雨亭说，韩老师，你看，我是杯底干了的，你还没有表示。雨亭就举杯表示了一下。小伍看着雨亭说，你挨都没挨下嘛。雨亭说，我不能挨。小伍就举杯说，我敬你一杯，你挨不挨呢？曲颖说，他是不能挨。明守先就说，韩老师，就挨一挨，挨了看犯不犯错误。几个人又是一笑。小伍说，你呀，乱嘴巴！明守先说，你怎么知道我是个乱嘴巴？你挨了我嘴巴的呀？又是引得人发笑。他则在笑声中去敬时海的酒。时海说，我不跟你喝。明守先说，为什么？时海说，你的杯没斟满，你不是全心全意。明守先就说，你要这样说，好，我们连喝三杯。他就把另外两个人的杯子拿到自己跟前，把三杯都斟满了。时海说，喝就喝。说着也把他身边两个人的杯子拿到自己跟前斟满，小伍拦时海说，怎么这样搞？雨亭说，让他们这样搞，闹得玩，热闹。时海说，你先喝。明守先说，什么是我先喝？时海说，是你说敬我，你不先喝？明守先说，好，我先喝。就喝了。时海也喝了。雨亭说，吃菜吃菜。又对明守先说，你也是不喝酒的，跟我一样，怎么这么出息了？明守先说，这也是在党校学的。那些人都是当官的，起码是局长以上的，只有我，老百姓一个。他们说，你不学会喝酒，你回去就当不成官。他们说，当官也没什么特别的本事，不就是“稿子念得清，坐车不发晕，喝酒满杯吞”？经过艰苦努力，我就学会了。时海说，好，你就有了当官的资本了，祝贺你，我再敬你两杯。时海的酒兴来了，他跟每个人都喝，包括小伍。小伍说，你这人才巧，跟我喝什么呢。时海说，我一视同仁。其他人就叫好。时海还举杯跟他儿子喝。儿





子只六岁多点，刚上小学一年级。儿子按他妈妈的意思说，不喝。时海就说，儿子，你不学会喝酒，将来长大了，怎么当干部呀？大家就笑。小伍说，儿子，别听你爸的，也别让你爸喝。儿子就去夺时海的杯子，时海就说，小心你的屁股，调皮！儿子说，你才调皮哩。时海说，我怎么调皮？儿子说，你这么大了，你昨天还吃妈妈的奶哩。大家就笑得前俯后仰。

过了些天，雨亭发现部长并没有记他的仇。部长见了他的面，老远就跟他打招呼，走拢来还要跟他握个手，天天见面，其实是大可不必要的。雨亭有了个经验，凡是部长这样的時候，就是部长有求于他。一个当领导的，到了这个份上，也真是怪可怜的。

果然，部长找他了。部长把他叫到部长办公室。部长还随手把门一关，还问他要不要喝水，他连说不喝不喝。刚好桌上放得有几个苹果，也不知是哪里来的。桌上也有现成的小刀，部长不征求他的意见，就亲自削了一个给他。他接过苹果也没吃，就随手放在桌上，部长的注意力也不在苹果上，开口就说，听说了吧，有件事？雨亭说，什么事？部长说，明守先当副科长的事。雨亭就摇摇头说，没听说。部长说，时海调到县委办公室去了，他和他老婆都在宣传部，也不好。我们就报了明守先的宣传科副科长。雨亭说，这跟我有什么相干？部长反而笑说，主要是想征求征求你的意见。我也还想对你说明一下，这次没有提到你头上，你也不要有什么想法。说句良心话，你也是不错的，在通讯报道工作上有重大贡献，有股子积极向上的精神，我还是那回在你入党的那个会上说的话。我们会考虑的，你是很有条件的，希望你能够安心，继续把全县的通讯报道工作搞好，再立新功，到时候说起话来，就更发是有力了。雨亭笑说，哦，是我现在还没有说服力。部长也笑说，不不不，我是说更有说服力，我说的是“更”字。部长也咬起文嚼起字来。

